



菊池純編輯
 國史畧
 二編
 二

リ 5
 5085
 2



門 9 6
號 5085
2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平安 菊池純



文祿三年

殺生關白

三年甲午春正月秀吉為秀次大城于伏水興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關白秀次為人昏虐其留守聚樂荒淫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秀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并取母子嬖之動輒手刃近臣夜出戕行人自櫓上鉞人以為笑樂至欲剖孕婦○秀次嘗出見孕婦于途曰古有剖胎者其樂耳曰第亟行乃掬路傍晒麥反命曰是懷麥囊者○上皇之崩非有身矣故臣謹取一掬以證之婦得危而脫○數日而田獵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秀吉之再赴行營也外議以為秀次當代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高諫秀 次

高說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文武之較。相擊于門。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為慶弔。殿下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為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為叔父。則能得為關白乎。太閤齡逾半百。猶在行陣。而殿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為殿下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功自固。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自請為先鋒。秀次皆弗納。○二月。秀吉游大和觀吉野花。○三月。又游醍醐觀花。夫人姬妾皆從。自大坂至醍醐。警衛道路。觀游之盛。自古未有也。○夏四月。秀吉浴有馬溫泉。○五月。家康適伏水。視役遂如京師。○冬十月。明主召如安。自遼東趣國都。石星喜和議。行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之。使

醍醐觀花

秀俊昏暴與侍 臣溺於靖螟瀑

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騎而入。至闕衛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悉問秀吉意。如安所答。勉副星意。明乃定封王。議刺日本國王。印具冕服。以李宗誠為封冊使。楊方亨為副。同沈惟敬往。惟敬觐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一封。事必不成。星弗聽。○是歲大納言豐臣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遊吉野觀靖螟瀑。命侍臣自投於水。侍臣恚拉秀俊俱溺。無嗣。國除。秀吉以郡山。和二十萬石。封增田長盛。藤堂高虎攝軍。在朝鮮。秀吉授今治。伊七萬石。初高虎父源介江人。淺井氏微者也。高虎委質於秀長。秀俊義父。從軍數有功。累食邑至二萬石。秀吉亦素器重之。故有是命。○家康以故北條氏夫人。妻池田輝政。○初。毛利輝元。小早

川隆景皆無子。輝元叔父元清子秀元少而端良。其幼元春隆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為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時在大阪，竊謂不容滋他族，以汨我宗家。且秀秋駑材，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秀吉一日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未有嗣，何如？隆景卒對曰：既養賤族，秀元為後未敢請耳。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為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隆景嘗以茶事為娛，後覺其非絕不復為。乃事吟詠以終其身。○始秀吉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阪，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為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

隆景養秀秋不汨宗家

過大浦舟人謀逆

四年

石田三成毒浦生氏鄉

氏鄉賦國詩

○四年乙未春二月，參議浦生氏鄉卒于大阪。初，秀吉忌氏鄉，雄豪悔其大封，及在那古耶。石田三成數譖之，嘗食於一貴族家，泄血數升，遂得疾。蓋三成勸秀吉毒之云。氏鄉告之，國疾少愈，力朝京師，遂如大阪治養。數月，秀吉陽善視之。氏鄉知其見忌，不自安，乃作書曰：臣疾幸瘳，而朝鮮既平，願提兵航海，直掃定明國，苟不得志，不復旋濟也。未及上書而卒。○氏鄉疾革也。會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鄉賦國詩示之。利休泫然流涕，賡歌答之。其詞意蓋惜別而不能柔也。○初，氏鄉受封于會津，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鄉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兵今乃棄於邊陲，無復能為己。是以泣信斯言也。秀吉之疑亦非無謂。○大槻崇曰：豐公之疑浦生氏，讒人嫉之也。公封浦生氏食百萬石，氏鄉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尤善。

毒下策未必豐公之意也。嗚呼讒人之亂誠可嫉也。○三月伏
 水城成秀吉徙治焉。已而寘淺井氏于淀以爲離城舟楫往來
 以供娛遊。群下因以淀目淺井氏云。○佐竹義宣欲藉秀吉威
 悉鋤管下豪族以併其地乃首設邸于伏水托會同厚貨于石
 田三成。三成爲言其土強梗難制之狀以激秀吉。秀吉怒遂使
 義宣剗除焉。義宣乃掩殺豪族其所食至八十萬石。義宣深德
 三成贈遺盈門。然他日削弱之殃亦兆於是。中井積善曰夫二
 如市賈焉。騁其讒。慝其肆。其殘暴唯發
 一時之利不復問永世之計悲夫。○夏五月家康東還留秀
 忠于京師戒之曰。關白之惡稔矣。難將作汝聞變則當遄往伏
 水。關白以甘辭來誘慎勿應之。○六月秀吉下令始檢實天下
 田蓋振古所無云。○關白秀次與石田三成增田長盛交惡二

佐竹義
 宣貨于
 三成鋤
 其豪族

秀次獻
 誓書明
 無異志

人欲擠之。秀次自知取怨多也。每出獵輒具甲仗。二人聞之喜
 曰。此足以徵反形。乃告諸秀吉。秀吉大怒。秋七月三日使三成
 長盛及前田玄以等如聚樂詰問焉。秀次大駭獻誓書七通以
 明無異志。秀吉意稍解。初常陸介木村重茲有寵於秀吉而爲
 三成奪其寵。後事於秀次有寵。三成忌之。常使人間伺會重茲
 治水于淀。四日女裝夜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告秀吉。五
 日昧爽秀次以事已迫欲取德川氏嗣子秀忠爲質。因以自援。使
 人來言曰。關白欲供朝餐請速來。土井利勝慮有變辭以秀忠未
 起。使者去傳大久保忠隣令利勝奉秀忠奔伏水。使者復來促
 忠隣故留之。度秀忠已遠乃出見曰。秀忠早有茶會之約。赴于
 伏水。秀次聞之大悔。秀吉見秀忠來悅曰。真新田公之子也。乃

奏請削
秀次官
爵尋賜
死

山僧不
情獻秀
次首

畜生塚

以書告變江戶。秀次厚贈諸侯伯。庶幾其佑已皆辭不肯。秀吉使使召秀次。秀次會親臣議之。紛紜不決。秀次愛將吉田修理請假萬人夜襲伏水。弗聽。八日遂如伏水。秀吉不見焉。命放之高野。附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款者也。於是奏請削秀次官爵。廢為庶人。三成勸遂殺之。潛諷興山促其自裁。秀吉遂遣福嶋正則就賜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十五日秀次自殺。親近皆殉焉。十六日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何不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暴白其叛。○家康聞變即發至三嶋。聞秀次已被殺。無程而至。二十四日達伏水。秀吉大喜。○秀次好內。後房如夫人者二十餘人。至母子并淫。秀吉最惡之。晦日併秀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安積

三成誣
諸將以
為秀次
反黨

木村重
成重茲
遺腹子

曰。秀次以斗筭之器居再爵之任。驕奢淫佚。失為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塚。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遼。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為。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初秀吉令田中吉政輔秀次。吉政憂其昏虐。屢加規諫。秀次厭之。命修津國河堤。遂疎斥之。及敗。秀吉嘉其忠。蓋善遇之。秀吉毀聚樂邸。徙諸邸第于伏水。分秀次封。○秀次雖既受封。尾予福嶋正則。以清洲。○木村重茲。常陸白江胤幹。備後熊谷大膳亮等。皆伏誅。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召。祿重成。任長門守。以隸秀賴。○三成既誅。重茲等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鍛鍊羅織。連累寢廣。秀吉命推之。亡實。會有榜書曰。最上伊達謀滅豐臣。最上為西霸。伊達為東霸。秀吉覽而笑曰。是怨家姦計耳。初秀吉聽三成之譖。大怒欲

徒伊豫
餒於魚
乎死于
京鮫於
狗乎

徙政宗于伊豫。政宗在京師，第使人往伏水，就請家康營救。家康不答，賜使者食，食畢請對。家康罵曰：「而主怯懦，不足與言也。且若輩欲徙伊豫，餒於魚乎？死京中，餒於狗乎？必居一焉。」因召而前之，授對遣歸。既而伊達氏兵皆衷甲而噪，京師大擾。秀吉聞之大驚，使使詰問。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僕從皆曰：『失累世之國，飄泊客土，不若死也。』臣制止之，輒斥為怯夫。在目下者，猶如此，留在國者，不審其為何狀。」使者還報，秀吉患之。會家康親往申雪，事遂得釋。○淺野幸長，書記，芥川藤介，嘗獲罪亡命，三成潛祿之。於是使藤介偽作幸長通秀次書，與長盛謀而媒藥之，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為白其寃，秀吉捕藤介，鞠之得實，乃宥幸長，予之藤介，幸長磔殺之。○最上義光女，嘗侍秀

淺野幸
長磔芥
川藤介

德川秀
忠娶淺
井氏

家康獨
敬禮北
廳

次及敗，被併殺。三成之誣，義光亦為家康所救，眾皆切齒。三成而秀吉寵之益甚，三成專權無復忌憚，獨畏德川氏。○九月，德川秀忠以秀吉旨，原之，復諸將爭左袒德川氏，實胎於此。○九月，德川秀忠以秀吉旨，娶淺井氏。秀賴次配京極忠高，次配前田利常。次配越前參議忠直，季為後。○淺井氏有二姊，秀吉自取其長者，生秀賴，稱淀君。少者嫁京極高次，後稱常光，皆故織田信長外姪也。秀吉夫人淺野氏，稱北廳。及淀君專寵北廳，失勢。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小西行長等皆附淀君，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為北廳親屬，不敢附。清正與行長並為外征將，爭功相惡。內旨各有所助。及秀賴生，諸將益黨淀君。家康亦與之有姻戚，而獨禮北廳。○菊

曰：東照公於是乎可謂知禮與。當淺井氏擅寵，諸將規利，邀功者奔走駭汗，爭向附之。而北廳以太閤元妃，一時失勢，不唯綠

衣於黃裳。孰有復顧而吊慰之者乎。其不附熱趨勢者。不過如藤福鳴。三數人。公獨不以烟戚之故。右之能。甄別薰蕕。知正室之可重。東照公於。○是歲。明行人李宗誠。揚方亨。與沈惟敬入韓境。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金山。未肯濟海。歸小西行長。亦創平壤詭計。不肖見宗誠等曰。白關白。然後相迎。明主屢促其行。二使惶惑。惟敬辭以風潮不便。禮節未定。遷延竟歲。○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佞媚百態。彌縫封事去。○初。惟敬為石星建封貢議。希己為冊使。而不得快快失望。宗誠挾貴不禮。惟敬亦輕宗誠為人。宗誠明功。臣李文忠之後。以廢襲高爵。性頗怯懦。惟敬欲專事使人謂之曰。和議敗矣。秀吉兵將來。執我輩。宗誠懼甚。夏四月。宗誠微服

慶長元年

惟敬恐
赫李宗
誠宗誠
夜遁

夜遁。明日營兵始覺。分道追之。不及而還。宗誠既遁。惟敬快意。揚方亨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曰。何也。曰。舉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方亨首肯。悉聽其處分。乃收宗誠所遺衣糧。金帛悉委。惟敬馳使極言倭情無變。力薦惟敬能任事。明主遂以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資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使黃慎朴弘長從之。刺日發。○五月八日。詔以大納言家康陞正二位。遷內大臣。十三日。秀吉挈秀賴朝見。詔叙秀賴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發朝鮮。諸將乃置戍于金山。而凱旋。清正與三成有郤。行長則與三成善。行長欲陷清正。嗾三成搆之。清正至。伏水。秀吉不許見。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曰。子設欲雪冤。

七月京畿大風
震地大

清正入省秀吉

短小佞
豎

宜謝石治部。清正怒曰：子使我屈奸人，我死不能也。拂衣而起。俟命私第。○秋七月三日，京畿大風，霾揚沙雨，毛十二日。夜地大震，地裂水涌，民居皆頽，伏水城亦壞。人畜壓死者亡算。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死。率卒二百人入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冤，畫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皙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驚且悴也。泫然隕涕。清正曰：夜間倉卒，臣請備非常。秀吉領之，乃分士衆守中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令短小佞豎入。旦日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清正應答如響。事皆有憑據。秀吉攬淚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家康夜率

家康從者製其袖

大佛倒裂

秀吉延見明使

兵入衛。言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盍馳一使省之。秀吉曰：善矣。吾當與卿親往。乃遽出。從者未屬家康，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家康從者有掣其袖者。家康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脫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家康不敢執，乃授井伊直政。己而秀吉從兵踵至。秀吉笑顧本多忠勝曰：內府醇良，吾審知其無妄舉。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秀吉手弓罵其不靈而不能保軀，發棄矢而還。○二十日，秀吉修伏水城，更作牙城于木幡山，益窮壯麗。○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水。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秀吉引見明使。

於伏水城

於伏水城諸將帥皆陪坐儀衛甚盛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頃焉秀吉開黃幄而出侍衛呼叱使者乃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初惟敬備衣冠三十領及授行長導二使入二使帽伏莫敢仰見秀吉親慰勞之二使以為誚讓流汗浹背蒲伏不能前行長助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喜謂我今得王明國乃戴冕被袞衣使家康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以行禮惟敬等謂和議已成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私囑承兌曰冊書必不如惟敬所說子且臨文諱之承兌不敢聽乃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盛氣誚讓之曰汝敢

秀吉脫冕服拋地

欺罔我以為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股栗諉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為證承兌亦救解之事纔得止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事體信以為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為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川田副曰既敗李如松矣何懼而受冊封耶將欲解兵結好而至於此而意還變邪不然一懼一怒何其舉動之狂且妄也是有說焉昔者孫權拒曹操將士往往有懷疑懼者權乃按劍斫案曰敢言迎操者有如此案豐公之擲冕服實類於是矣何則公之征朝鮮意不在朝鮮而在明也抑明之與朝鮮土地兵馬固相倍蓰焉而又其國遠在鴨綠江外我提羈旅無繼之兵入萬里不測之域其難為有甚於吳之抗魏者是以碧蹄一捷敵師膽落而我將士亦不能無歸思公知其然矣故夫行長等之請事也姑曲從其意和云則和冊封云則冊封矣一朝冊使至大會天下牧伯見諸伏水城侍衛呼叱黃幄方開使者服慄膝行捧金印而進當是時公氣既吞全明矣雖無封日本國王之語冕服固不免毀擲然且待讀冊而後敢發怒者持欲下鞏動諸將耳目以不學獨有不之知者哉或曰位而王我其國世固無此理公雖不學獨有不之知者哉或曰

秀吉怒
逐明韓
使者

征韓後
役

惟敬曰
吾舌猶
在

子說有所據乎。曰有。曰何據。曰據豐公之言。初公之出師也。或請以下善漢文者從。公曰。吾直使彼。用我文耳。惡用漢文為文。且不用。况冕服乎。况冊封乎。嗚呼。世之論者。以千古無前之快舉。與一恭獻所為。同日視之。公而聞之。即笑而謂之。狂且妄耳。

四日。秀吉怒未釋。命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下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城主還治兵。以次年二月為期。拜小早川秀秋為征韓元帥。秀秋尚弱。以黑田如水佐之。蓋念前日之言也。○前日文祿元年。指如水。使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復為先鋒。使行長立語。其同僚之言。

功自贖。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再征之命既下。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慎大恐。惟敬猶意其虛喝。冬十月。行至那古耶。見治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初惟敬舟泊那古耶。候風有日。土人云。清正長政出兵在近。方亨失色。惟敬曰。吾舌猶在。不敢驚。寺澤正成還持秀吉書來。二使謂謝表讀之。則

秀吉貽
書李貽
責其三
罪

貽李貽書也。責其三罪。曰。朝鮮隱明之事情。而弗告一也。王子不來謝二也。沮格明之通聘三也。李貽得書大駭。遣使于明。乞拯。○惟敬之來我邦也。以其善書。李貽贈以磁器。筆洗。惟敬適疾。服官醫竹田法印藥。得瘉。因謝以筆洗。後轉藏松平某家。以為茗碗。茶家稱之。游擊茶碗。○先是行長之議和也。遣其臣竹內吉兵衛于明。為質。得見明主。明將其嘗謂竹內曰。我當發兵。勦日本兵。在朝鮮者。而濟海覆滅其國。汝宜歸降。以為我先鋒。戰勝之日。賞以大封。竹內笑曰。我兵在朝鮮者。僅不過十之一。良將勁兵。其屯集于那古耶者。不知幾何。况明韓兵脆弱。固非我敵。果出兵。我邦乎。徒貽虜耳。明將大怒。然不能詰責。○是月。酒井忠次卒。年七。○十二月。改元慶長。○西洋船漂至土佐。長曾我部元親遣人檢之。所齎多錦綺之類。譯言至新伊。斯把爾亞。交易。遇風

二年

明使至
明伴報
和議成

船壞元親以狀聞秀吉命修治船舶與米薪還之○二年丁酉春正月明使者至明伴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因私貫海外珍寶號為日本幣物又偽撰秀吉謝表以進按驗遼州衆皆意惟敬之詐石星獨信之既而首實惟敬慚懼明主置而不問○我兩先鋒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期濟海行長軍釜山清正攻梁山拔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所在逃竄清正榜諭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屯兵東邊以誅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與諸將相繼而發兵總十四萬以其多諳海外事宜者秀吉不復親出自居伏水遙授方略置吏那古耶以司諸道糧運○行長改築釜山定為帥府列壘寨聯舟艦以為久頓之計嚴禁鹵掠而諸道望風潰奔韓王哈

行長怨
清正曰
破和議
者清正
也

李舜臣
下獄

使李元翼守烏嶺而自奔海州告急於明行長怨清正益深其初發也令謀告朝鮮曰破和議者清正也今清正再來宜及其未上岸以舟師邀擊則一舉可禽王乃命全羅水軍將李舜臣出兵舜臣疑其詐不輕進○初壬辰夜李舜臣救元均相得甚懽既而爭功漸不平均性險陂且多連結中外構誣舜臣於是坐舜臣以失機誤國逮下獄以均代領其軍○三月我師悉濟海勢如破竹而風濤日惡我海運未達無糧可因諸將以故不輒進聲言朝鮮獻三道慶尚忠清全羅俾王子來謝則班師明主翊鈞聞朝鮮報大驚以讓惟敬惟敬佯曰是無他思祇責朝鮮無禮耳不久當去乃遣惟敬先如朝鮮使說以弭我兵又使邢玠揚鎬麻貴劉綎赴援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者也○時明連歲用

明主下
石星於
獄
左右賣
國之臣

小早川
隆景卒
遺命勿
爭霸

兵人民凋殘且平壤役如松約先登者給以萬金而遂不予是以人心憤惋鮮應募者○於是遠募浙江川廣兵數萬從之明君臣歸罪於石星案問下獄竟死獄中三道者朝鮮要地惟敬欲權以收功約割之而朝鮮實不受命明亦不知其然也是時明屢促惟敬徹兵我日求割其三道惟敬窮蹙莫知所出又聞石星已下獄不自安所言皆反覆韓人切齒指目之曰是左右賣國之臣也○夏六月小早川隆景卒年六十二隆景為人英邁沈毅起自三原一城主累功封大國秀吉敬重屢引參謀議而持己慎密讒間不入及病革遺言誠秀元曰天下亦將亂子慎保其四境毋預外事吾視子之才守成有餘而創業不足若越境爭霸于中原則必速削弱之禍矣子其牢記而勿忘中并積善曰予平素

數當時豪傑必先樓指小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掃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興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矍鑠摧明人新勝之銳夫勇冠異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誦乎趨禮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來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菊池純曰吾嘗聞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手而折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濟事不和則敗矣汝等銘心勿忘今隆景亦遺命於秀元以固守封疆毋爭霸于中原仁人出言雖屬續易箴之時皆足以燕翼孫謀而保全家國也惜哉至兒孫不奉其訓誠遂速○清正行長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明韓削弱之禍噫○清正行長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明韓不奉約則當蒞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惟敬在南原因度以為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遺書清正曰三國媾和將歸無為而足下勸太閤敗之明主命刑總督以精銳七十

清正答書惟敬失措

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命記室答書曰。吾每病韓人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長驅直入北京。此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為。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刑玠在遼東聞之曰。彼入日本必為我腹心害者。乃令別將楊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捕之。玠命下獄。後竟伏誅。而我與明遂絕。○秋七月。我水軍將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議攻唐嶋。高虎。安治先發。韓以朦朧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親揮鎗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敵欲擊嘉明。嘉明甥權七郎等奮戰。而遂奪舟。嘉明又欲跳上敵船。蹶而落海。抱舳而跳上。苦戰又奪一船。遂奪敵船十六艘。從兵

沈惟敬下獄

閑山嶋之戰

嘉明舟戰芳野觀花恐未及

元均敗死

多戰死時。鍋嶋勝茂在竹嶋。聞戰方急。馳舟至而戰。將終見嘉明。奪艦奮鬪。勝茂憾不及戰。其臣中野某偶見敵船在岨。言之勝茂。勝茂大喜。速擊奪其船。勝茂後數謂人曰。予幼而從太閤。觀花於芳野。千樹如雪。爛熳奪目。以為天下壯觀。後閑山役。觀嘉明舟戰芳野。壯觀恐不能及也。此役藤堂高虎獲船六十餘艘。斬獲數千。溺海者無算。○全羅道以南原為陸路要。揚元守之。閑山嶋為水路要。元均守之。均湛酒色。不事軍務。人心離畔。楊鎬。麻貴等既至朝鮮。朝鮮促元均進兵于金山。均不得已率舟艦而前。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加德嶋。乃戰。絕影嶋。會日暮。風濤大作。行長佯退。均縱兵冒濤而進。比至加德嶋。飢渴下舟。取飲。伏兵起。行長返之。夾擊大敗。均軍均逃。至巨濟。行長復夜

襲之遂斬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投水死。○別將裴揆知不可為縱火閉山營悉燔糧仗而遁於是海路始通天津登萊皆可到焉。○諸將相會論功嘉明與高虎爭功奮怒諸將和解焉。松浦鎮信斷之曰藤堂將士先衆獲大艦斬其將功為第一。監軍白之秀吉併言諸將功秀吉皆賜狀賞之後秀吉再褒高虎。閑山之功命管天下船政賜桐號。苗栗○加藤清正兵自西生浦歷慶州入全羅與行長合兵圍黃石城一鼓拔之獲其將郭趙宗道柳文虎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峰浮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峰聞清正至軍中驚呼曰鬼上官至矣不戰而潰秀家等將攻南原聞陳愚衷在全州遣鳩津義弘加藤嘉明絕其援

秀吉賞高虎戰功賜桐號苗栗

鬼上官至矣

起李舜臣於獄統三道水軍

路愚衷不能出。○十三日我師圍南原數重先是南門外民家稠密守將楊元焚之而石牆猶存我兵蔽而發銃城兵多斃十五日高虎與安治胥議曰坐而至明朝敵必堅守不如乘月明先襲之安治曰善矣即吶喊薄陣城兵投石防之諸將疾攻兩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三面填塹踏藉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適月明明騎莫得脫者二十日進薄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陷皆遁走愚衷惧奔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復起李舜臣於獄以統三道水軍舜臣間行達珍嶋分道招募海道人聞舜臣至大喜遠近投集我水軍別將管正陰又四郎韓人呼多為馬與舜臣遇碧波亭下舜臣以大礮乘潮來攻我兵大敗正

舜臣作通帖以便漕運

陰死之舜臣進駐古今嶋患之糧時韓人避亂者多載錢穀入海舜臣作海路通帖令曰沿海公私船不持通帖者悉以姦細論之因使納米受帖皆喜通船無禁不難納米旬日獲糧萬餘石又募民鑄礮造船綏御有方嶋中殷實明水軍將陳璘性兇惡其至古今嶋衆危舜臣舜臣待之甚加敬禮每戰讓功璘心折推舜臣為名將時揚鎬麻貴在國都畏縮不肯出我師亦持重無進取之心○准三宮源義昭薨年六十一義昭為人昏懦無將帥之量頗好文藝其在近江也將赴若狹夜發山田浦適月色清朗義昭賦詩曰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公亦憫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其在配所吟詠自娛後還京師至是薨○九月朔毛利秀元進兵全義館黑田長政為先鋒

准三宮源義昭薨

後藤又兵衛栗山四郎右衛門

燒夷近邑○七日及明將解生戰稷山長政將後藤基次栗山利安揮鎗拒之而衆寡不敵欲退而與長政麾下合毛屋主水曰我見大軍屢矣而無如長篠役河今察敵兵十倍長篠我退敵必尾擊我兵其無噍類也齊死不如進戰而死衆皆從之發銃一聲乘烟驅突敵將揚登山牛伯英退與解生合濟川斷橋我兵絕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原種良等健鬪陷陣秀元兵亦至擊卻明軍○一日黎明黑田氏營人聲騷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登樓觀之有虎入厩食馬也管政利直進抽刀逐之虎咆哮來櫻政利躍斬其髀虎轉身而來逼政利殆不免有一士來擊虎肩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弗懼曰汝等各為一面之將不

管政利後藤基次擊虎殺之長政不懼

知愛其身而與擊獸爭雄吾所不取也

○管政利擊虎之刀。林羅山嘗作銘。銘曰。南山。

蓋原周處白額故事云。其銘曰。節彼南山。山惟劍鋌。苛政除去。酷吏逃藏。截邪斬佞。惟刀在箱。惟其言虎。若有真偽。傳之萬世。為子孫常。長政在機。張令卒。持虎有。虎一。隻衝圍而來。啞。一卒之肩。斃焉。又啞。一卒之腕。授之。文餘。此日。政利。擐朱甲。虎睨而向之。政利。技大刀。當之。斫而斃之。刀。今傳在。政利家。備前吉次所。鑿大德寺春菴。為銘。其刀。曰斃秦。蓋根。據秦虎狼之國之語也。○大規。崇曰。暴虎馮河。聖人所戒。馮婦之攘臂。為士者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銳於不可知之。外域。是所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暴山。君搏。黃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也。○冬十月。諸將以。

蔚山之役

天漸寒。退師。小西行長屯松嶋。加藤清正屯蔚山。諸將連營與金山相為聲援。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星州。守將毛利秀包擊卻之。以兵寡。退守求禮。○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為倭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為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

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

彥陽之戰

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揚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眾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金山援路。十二月。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役夫駭明軍至。狼狽入城。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幸長率所部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比曉。我斥兵上嶺。為明先鋒所獲。我軍始覺。諸將諫曰。眾寡懸絕。不若疾走入蔚山也。幸長弗聽。曰。吾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公等欲走。即走。吾

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田源左衛門岡野彌右衛門龜田大隅森嶋新四

人率銳隊進逆擊明先鋒卻之。幸長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

恐其戰沒使人召還之不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脫

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衆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幸長怒曰。

吾豈聞衆而退哉。自揚徽號麾衆而進。將士覩之爭赴。明軍幸

長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二從士回其轡而以刀

鞘鞭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

從者國老淺野河內及卒橋本六郎耳。六郎善銳連發防敵。銳

熱不可握乃自溺以殺其熱。復反射殪數十人。彥陽距蔚山僅

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搏飴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

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內自旁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

淺野氏卒橋本六郎命與搏飴於幸長

幸長入蔚山嬰壁死闘

下身爲國老而臨陣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何足怪

哉。河內忿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大槻崇曰。堂

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兔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笑矣。曹劇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况泰乎。

○幸長遂達蔚山。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時揚鎬李如梅等

已破蔚山外郭。幸長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幸長爲清正

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幸長自放銳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

傷過當。李芳春解生泛舟於河水。放火民家。欲乘烟入城。城兵

覺之。銳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貴茅國器鼓衆攀

壁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會我兵有爲敵所虜者。敵問曰。清

正在城中乎。否。虜詐答之曰。在焉。敵怖而退。清兵衛幸之。欲告

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幸長難

積土濺
水凝結
如石
清正蒙
銀兜整
挾眉尖
刀赴援
清正機
智避佛
郎機

之近臣木村某類奮請往幸長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磨
集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
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幸援我
兒今餒之敵何以立天下且敵恃衆而輕我我出其不意衝突
入城何難之有衆踊躍而從之此夜我軍設新寨于蔚島二山
之間時嚴冬沍寒積土植杭濺以水凝結如石板墻排銃一夕
而成二十六日明軍將大舉攻蔚山黎明清正率見兵五百人
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銀兜整
挾眉尖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
山○二十七日清正巡城中坐丘指揮虜以佛郎機狙擊丘上
蓬粉數人衆愕欲避清正叱曰勿動焉虜以為準低乃高架而

蔚山食
盡士卒
嚼紙食
天大雪
士卒墜
指

發丸皆飛越過頭上清正曰可也麾衆而下虜丸連發遂不能
一中焉一日黎明虜設伏伴焚攻具撤圍而退走城兵欲追之
清正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
而殲之也久之伏兵稍稍出終復圍之○明將謂楊鎬曰此城
乏於水圍而絕水道彼可不戰而屈也鎬乃圍之絕其汲道於
是城兵飢渴夜汲濠水濠中有屍水血相半飲之救渴或嚼故
紙剪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
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雪士卒瘡痍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
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明兵數百人○菊池純曰予
左衛門日記茂左嘗在蔚山城中具嘗艱苦者能記其實事有
足取信者故今錄其一以爲後人警誡茂左在城中不食數
日常著脚甲甲脫者數四矣怪而視其脚肉落骨出枯瘦如腊
始知飢餓之甚也又渴而求飲不獲勺水會有一賈豎賣水者

就求一盃問其價曰二十五泉耳茂左曰我今無價可償幸惠一盃異日開運當重報之曰圍城食盡朝不待夕何在於異日開運邪荷水而走茂左大怒提鎗追之不及而止蓋記實也抑古今圍城尤極艱苦者為睢陽之守而賀蘭不救巡遠死之遂致賊勢皇張不可敵今清正將守蔚山其苦戰艱苦之狀固非睢陽之比也而清正自若以待援軍至內外攻擊遂使明韓數十萬精銳狼狽敗衄殆無類其功固非巡遠之比也吾曹幸生江海無事之時飽暖安逸無裨於世用不獨慚蔚山諸將亦天地間無用而已後之

豐臣秀秋毛利秀元等諸將則期救蔚山

○浮田氏卒有以在明軍者呼語城上人曰揚經理願媾和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步相見清正欲往幸長曰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為一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雖然約而不出示之怯也度彼未識公面僕請為公代行衆遂兩止之故紆會期以俟我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聞蔚山急使使告金山趣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等諸將率騎卒五萬遂會師于西生浦刺期救

三年

後藤基次得邦制馬鞵知我兵已騎渡

蔚山○是歲秀吉錄丹羽氏舊誼徙長重封于小松賀食十萬石○三年戊戌春正月朔秀秋等至彦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揚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四日黑田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鞵于水涯返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也長政曰善矣即馳躡明軍○菊池純曰師之耳目在百戰多更事者何則斥候耳目係於全軍死生勝敗凡敵之衆寡地之險夷可進可退可攻可守唯斥候是之由焉鴻雁亂兵八幡公已知有伏水鳥聲遠矣道灌預料潮退馬矢温矣法齋氏早量敵出不唯轍亂旗靡鳥鳥聲樂皆斥候所測度是以古善用兵者專遠斥候云今見基次得邦制一馬鞵以知我兵已渡皆百戰老練多更事者之言故曰師之耳目在於斥候焉藤堂高良尚弱以銳手逼敵揮槍繼之清正與幸長開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追之縱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

雙黑徽

織田氏守節天以死

橫奮擊敵皆披靡。明軍大敗。遺棄糧仗。蔽野。清正望見其背旗。曰。以雙黑為徽者為誰。或對之曰。吉川廣家也。清正嗟稱曰。壯士哉。○初。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之女也。有殊色。秀吉召之。弗聽。乃威以禍福。織田氏悲泣。矢以死。又難髮。示意秀吉怒焉。託事罰之。收秀行封百萬石。移之鬱宮。上食十八萬石。徙上杉景勝。封于會津。割其舊封羽之莊內。與之合食百二十萬石。徙堀秀治。封于越後。食七十二萬石。○菊池純曰。婦之有守。無守操。則雖美不足貴也。士而無節義。則雖才不足尚也。其能美而貞。賢而義。守相舟之節。而不失。靡他之信。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矢以死者。今古閨黨。靜女。袿娑之徒。指不暇屈。而今又得織田氏。蓋織田氏之賢。則類於共姜。而太閤之淫。則似於衛宣。嗚呼。燕婉之求。蘧蔭不鮮。太閤老悖。業已垂耳。順而好色。愛內。繼之以怒。滅人之家。國何其淫。縱刺虐一至於此。歟。予讀史。至於此。未嘗不發魚網。鴻離之歎也。求諸古人。僧玄。昉。高師直。之流。亞其全。首領而沒。幸哉。○秀吉從容謂。

月于雲花于風人生豈有百年富貴

前田玄以曰。月于雲。花于風。人生豈有百年富貴哉。吾欲以三月。賞花於醍醐。以窮娛樂。乃命玄。以及淺野長政等。大繕三寶院。起臺榭。鑿池沼。使資用豐盛。勿有遺憾。○中井積善曰。昔趙孟其死。馬。豐臣氏驕奢。既極。死期將至。不念天下大計。汲汲宴安。其發乎言。嘆者如是。之偷當時識者。必有知其不長者矣。噫。○菊池純曰。豐太閤。老耄。期倦于勤。於是乎。往往有朝露隙駒之歎。遂為此。奢修窮極之游。以取快於一時。行諸天下。無虞之時。識者尚病焉。當今之時。則為何等時也。蔚山糧盡。將士食馬。百姓苦轉漕。膏血塗地。兵禍連乎外。群臣聞乎內。然而恬然自如。日事宴安。不問百姓疾苦。不顧將士艱難。太閤其以為何等時也。長政所謂。非狐憑。則龍咬。人者。非邪。繇是觀之。醍醐之酒池。則諸將之流血也。醍醐之肉林。則征韓之積屍也。醍醐之笑歌。則百姓之呻金也。太閤其為何等時也。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太閤其可不蹶蹶。思其外也哉。○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為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金山。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

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揚鎬以
 萬世德代之與鄧子龍張芳藍芳威等率楚兵往助刑玠秀吉
 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為餽糧食○三月秀吉携秀
 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觀花與馬服飾之美飲食供具之盛前
 代未曾見其比衆庶傳以為絕世盛事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
 克永世非所聞也世傳當時或接於道側曰奢者不久大問見
 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乎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
 哉邦乎○夏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嶋津義弘黑
 田長政淺野幸長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為四屯秀
 秋守金山而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
 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刑
 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

外征師
留四屯
兵其餘
皆撤還

皇德田中

出其後己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是月秀賴進
 從二位為權中納言○當是時德川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
 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等為巨藩大老秀吉嘗會諸侯而抱秀
 賴自室中閱視問曰彼列坐者誰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
 賴指之曰彼最可畏秀吉哂曰否首坐鰲面翁可畏耳鰲面翁
 蓋謂家康也秀吉欲試家康從容語諸將曰弓箭之事方今莫
 及迺公者諸將皆伏曰誰敢望殿下家康作色而跪曰某在於
 此殿下未可出此言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秀吉默然起入
 內諸將交謂家康曰適所聞公戲言之耶家康曰否否雖太閤
 有天下至弓箭之道僕不肯讓一步雖觸譴怒所不避也諸將
 皆謂家康善直言也○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師罷者至乃召

殿下獨
不記小
牧之事
乎

首坐鰲
面翁可
畏

諸侯與
麾下有
卻是大
亂之本
也

家康按
劍誓於
諸侯

見慰勞論其功罪。○是月秀吉疾篤。召奉行淺野長政。前田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如聞諸侯與麾下有卻。是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翼冲子。十六日。大會內外。牧伯將吏五人出傳旨。衆皆對曰。協心奉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所由。不能輒聽從。告諭再三。終弗肯也。秀吉乃召家康曰。願以煩卿。家康乃出而諭之。衆對如初。家康作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協心奉上者。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安在其奉上也。衆皆懾伏曰。唯唯。謹奉命。家康入報。秀吉大悅。命五人。大饗衆。衆復爭坐位。忿諍無禮。一氏親正不能制。入告家康。家康復出跪而按劍曰。公等賣家康乎。家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賣而何。舉坐皆我仇。我誓

疇昔之
事雖古
名將不
能過焉

不縱一人。因顧五人。趣關諸門。一坐警服。莫敢出聲。淺野中村自傍慰藉之。使衆謝罪。更獻酬。罄歡而罷。明日秀吉聞之。見家康曰。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信素著於衆。則安能如此哉。垂涕謝之。○秋七月。秀吉自知疾必不起。召家康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托卿。卿爲我努力。秀賴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可立。一在卿之心。家康獻敬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秀吉曰。天下莫若卿者。故不得不煩卿。家康固辭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取天下。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爲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

定五大老置三

被殿下恩者。若以嗣君托臣等願以死奉之。秀吉領之。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家康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

伏水城 七擾

吉晴。為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又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傳秀賴密囑二人曰。汝輩謹保護秀賴。勿與家康生釁隙。秀正尋以老病辭免。且元獨任職。○十六日。伏水城下。一夕七擾。市民奔竄。移更而後止。井伊直政。自藤森馳至家康。令直政及天野康景出。訶之。還報曰。石田大野氏。邨有甲。諸第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己而事定。人莫知其故者。家康亦不敢窮詰。○明劉綎將攻順天。而病。小西氏善戰。欲以計擒之。乃托和議誘之。行長信之。

秀吉大會諸將 為誓

豐臣秀吉薨年 六十三

將行踐約。既而謀泄。行長途還。劉綎知事覺。來攻。行長擊卻之。○八月五日。秀吉頗知置諸老之非。乃謂家康曰。以卿固辭。誤大計。今悔何及。卿當冠諸人。統軍國事。遂召諸奉行及重臣以下。為誓。乃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誓。勿不告。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視事於伏水。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積善曰。是盟也。亡益。曰。心則不固。要。以鬼神。何益。之。有。豐公。以威力。屈群傑。猶雪。壓竹也。今咒竹曰。雪融之後。母挺。然。以興。果乎哉。○十八日。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於伏水城。年六十三。○初。聚樂第之成。秀吉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秀吉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溢。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大槻崇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

漢家隆興氣象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
豐大閤歌僅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嘲而自吾得失
無復所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
○遺命淺野長政石田三
豪邁快語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

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可往則遣

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將瞑已而張目曰勿使

我十萬兵為海外鬼言畢而薨○三成素憚家康而長政與家

康親善乃欲離間之給長政曰外間頗疑太閤之喪今我與吾

子貽魚於內府以視外人則疑自解長政從之十九日家康及

秀忠入城問疾途與三成遇三成使人密計之家康乃還歎曰

治部踈於我者也猶告大故彈正何以外我乎人心固不易測

也又竊謂天下自今多事即夜命秀忠治行旦日遣歸江戶以

鎮本國是月群臣秘喪使前田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峰○賴

勿使我
十萬兵
為海外
鬼

三成貽
魚於內
府

駕馭天下之群雄使其盡為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
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
馭群雄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
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
其家臣用其利其敵隨其地而已是易為力也太閤之定天
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
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
之時其布列天下者聚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
為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下盡為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
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
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群雄感喜畏服於我我之於天下何為不
成何欲不致是太閤之所以鼓舞舞頭倒一世而使其不自知其
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
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鬪之者故太閤喜用土地金帛爵位
以濟其術非專恃也○清正亦竣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九
月麻貴至温井懲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立
花宗茂在金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值明兵五千入于元
濱乘曉霧薄擊克之遂追北或以眾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

德永壽
昌傳遺
令班師

足亂可追不追視我寡也追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未至蔚山十里而陣貴解圍而走清正與宗茂夾擊麻貴大克之

○家康遣德永壽昌渡海傳遺令班師長政三成亦赴那古耶督其事○嶋津氏之守泗川也築海畔徙據之號曰新寨距新寨四十里又置永春昆陽等諸寨積穀東陽明董一元引軍抵晉州隔江而陣相持月餘○茅國器聞嶋津氏與豐臣氏為宿仇以為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辨士以搖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擊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於一元約為內應舉火為

嶋津義
弘築八
壘

新寨大
捷

信二十日國器勒兵渡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己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己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己取數壘而嶋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不滅者一晝夜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奪其羽翼不聽○是月明主下石星于獄論死○冬十月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為先鋒以藍芳威為後軍攻新寨義弘忠恒登櫓指揮自謂寡兵難久保城將開門衝擊忽有赤白二狐出城走入敵中義弘自櫓上望見曰此戰勝之兆也城兵益奮後見一狐死城外義弘瘞

之令僧誦經弔之戰自卯至己以木砲摧大門及城墻薄塹技
 柵城兵殊死戰而信古兵皆京城凶賴不善火器會炮炸烟焰
 四迸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
 關門直衝明軍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榮以萬人橫入于城義
 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
 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追
 至望津乃還○韓呼鳩津為石曼子於是威名益著○既而秀
 吉之計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稍治歸裝而明兵在吳者謀知
 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朝相賀於是趣刑玠等躡我軍
 群帥創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訛言明大舉扼我兵
 歸路家康曰我不可不親往○前田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一動

石曼子
威名益著

明軍謀
知秀吉
沒

我邦有
訛言明
大舉扼
我兵歸
路

則海內搖矣我當輿疾往肥前指揮諸將衆皆止之以藤堂高
 虎習外事請遣之家康曰然乃使高虎代往高虎抵那古耶得
 新寨捷書乃止而釜山軍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乃撤蔚山義
 弘撤泗川劉繼聞之復圍順天行長告急義弘清正分兵反擊
 解其圍行長乃撤順天以十六日上船陳璘鄧子龍李舜臣陳
 蠶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
 鬪且卻至加德嶋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苦戰士卒多死會明
 人失火器誤中子龍船樓檣摧折我兵乘之奮擊塵其兵斬子
 龍舜臣來救丸洞胸而仆嗔目曰事方殷勿言我死言畢而絕
 我兵健鬪進圍璘幾獲之而文煥等繼至鉞炮交發盡焚我船
 行長夜以單舸奔加德嶋奪敵寨據之義弘反舟迎之與陶明

李舜臣
丸洞胸
而仆

宰戰破之擒明宰而還皆至加德劉繼以生兵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追躡我軍盡達對馬○陳璘聞倭臣死拊膺大慟一軍皆哭朝鮮唯倚一舜臣以為重及柩還治道人民為建祠設祭謚曰愍忠○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耶兩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等詣伏水當各之國來秋會同以茗讌相招清正曰諸君好為茗讌我守孤城七年矣勞悴纔存毋茗毋酒當炊稗粥答之耳三成噉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焉清正曰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部何自是相讐益深於是諸將相率詣伏水謁秀賴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俟明年去中井積善曰予於朝鮮之役概平亡所議焉蓋七歲之間非無彼善於此者要皆不義之戰不足言也矣嗚呼當豐公時元弘以還二百餘年

諸君好為茗讌
吾當炊稗粥答之耳

三成
長盛
遠詭
術離間
德川前
田二公

海內分爭之亂始定民將觀太平而猝躡武於絕域關西釋駭怨號塞路其丁壯暴骨財粟耗斃亦豈可校哉毋論朝鮮殘破明史亦稱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歲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東西有安枕之日矣甚矣其流毒也夫我與明之於朝鮮也譬如兩虎爭一羊羊斃虎傷皆以自殃悲夫長國家者豈可不深戒而重慎焉哉抑以予審彼此大勢蓋朝鮮可服而不可取焉明可和而不可服焉若夫席當初全勝之威鼓行而西朝度鴨綠夕衝燕京取城下盟而還使朝鮮稱藩外藩明締鄰交未必無成算雖然海洋萬里絕域殊俗假令算無遺策事得十全果何益乎哉唯貽患於後嗣而已矣固不如不為之愈焉○豐臣秀吉之薨也嗣子秀賴猶幼內外疑懼口耳相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德川與前田協心出政我輩徒為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二家二家已離乃可以逞二人乃為相惡者長盛事家康三成事利家利家嘗欲饗家康期已定長盛遽來警曰大納言將不利於公乃託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曩有流言內府是以辭

今事已白矣。公復請之。利家曰：前日之事，吾辱已甚，吾不堪再被辱。長盛固請曰：內府悔不來也。苟請之，必欣然來。利家從之。長盛馳見家康曰：利家奸計既成，公慎勿往。家康曰：吾不忍再辱之。及期將駕，長盛復至，出密移於袖，示之家康，驚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慚憤，細川忠興與利家有姻，利家召而語之曰：吾衰老為人所侮，何面目立世乎？吾將歸國也。忠興曰：公之憤固宜，然廢遺命，棄冲子而自引之國，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止，而終與家康有隙。○是歲自朝鮮還者，始傳草綿種，民皆知其利，稍稍藝之，遂至與桑麻相鼎立。○十二月，天皇改名周仁。○四年己亥春正月，德川家康在伏水，代豐臣秀吉權決天下事，與諸老俱論外征諸將之功，以嶋津義弘全我國兵

始傳草綿種

四年

論外征諸將之功

功

功最大，奏請任參議。其子忠恒任左近衛少將，加封四萬石，賜刀劍，其餘行賞有差。○十日前，田利家奉秀賴，徙大阪，抱坐正廳。德川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遵遺令也。生母淺井氏從焉。真嫡母淺野氏，庶母京極氏于京師。淺野氏，尾人，杉原家次女，姑夫淺野長勝，取以為己女。秀吉微時娶之，京極氏武藏守高秀女，秀吉多致湯沐邑。京極氏聞其有殊色，納為姬，寘諸伏水城中。松丸尋如大津，依其弟高次。○當是時，天下牧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槩皆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一日，家康觀散樂于有馬氏，井伊直政來請間，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藤堂高虎繼至，密語久之，共扶而出。關東士民在京畿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有難，盍往護之。來護第者數百人。○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誚家康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背太閤遺

大老奉行誚家康私昏

大老奉行連署誚家康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背太閤遺

令與伊達、福嶋、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犯禁也。宜解政就國。又詰三家，三家分疏不服。三家與黑田、淺野、池田、藤堂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遂因井伊直政言之，又告四大老，皆許焉。二月五日，諸老奉行見家康，尋戊戌之盟。利家有疾，不來。衆請家康往見之。家康依違答之。○或勸家康入京，極氏、大津城家康不肯曰：當是之際，進一步得勢，退一步失勢，乃止。榭原康政以更番至，勢田聞警，疾馳至大津，故止不進。塞關以壅行人，行人填咽，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為東兵大至也。黨人之計，以故大沮。○本多正信適監稅西上，亦無程至。家康延正信問謀，且曰：三中老調停尋盟，要我於大阪，可往否？正信曰：人皆刀俎，南下

進一步得勢退一步失勢

長政始知為三成所賣

細川忠興諫利家以固孫謀

未可遽許。因問曰：淺野彈正近為何狀？曰：亦負平生。正信即赴淺野氏，與偕來。家康讓曰：吾與子親昵日久，太閤之喪，治部猶計於我，子何獨欺我乎？長政始知為三成所賣，流涕陳謝。家康意解，視之如初。而三成等勢推戴前田氏，勸除德川氏。利家嗣子利長密告之。細川忠興曰：吁！子亦為治部所欺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凶，將決於此，不敢不忠謀。生死必與子俱，子勿憂。利長大悟曰：微子我殆不免。請煩子諫家君，忠興乃入諫。利家曰：治部推戴公公，知其情乎？彼欲專事權，而憚內府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德川氏。今日除德川，明日及前田，公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渠倘得志於公，何有夫？內府勇智，公之所知，雖有百治部，末若之何。一旦禍發，昆岡之

忠興叢
笠赴伏
水

炎孰辨玉石不若亟與內府修好以固孫謀內府位貴望重公
 不往則必不來黑田加藤淺野三使亦因利長固請利家乃悟
 焉○忠興即夜赴伏水比曉至德川第具告以故自是忠興數
 往來兩府而憚外人指目被叢笠自操舟時利家有疾忠興與
 淺野加藤等俱勸其力疾赴伏水利家從之二十九日輿疾如
 伏水拜盟家康乘輕舸迎入第手設褥使坐利家禮待甚厚利
 家泣曰吾百歲後公幸善視我兒悉語諸奉行密謀勸家康徙
 向嶋第以絕覬覦家康許諾罄謹而罷○三月家康欲赴大坂
 石田三成故縱流言以沮其行福嶋正則尼行曰大坂姦人巢
 窟不可輕入家康曰亞相來不可不答吾有警備奴輩何能為
 十一日遂行○加藤池田細川福嶋黑田淺野諸將皆從以弓

利家力
疾面家
康

利家次
子利政
有異心

內府亞
相復合
矣

銳護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家有姻遣父藤孝侍舟中其實質
 之也舟至大坂岸有女輿一人自輿中出視之藤堂高虎也進
 曰道路恐有變宜御此而行家康從之入高虎中嶋第終詣利
 家利家大悅供張極盛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旦夕
 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家康曰諾利家次子利政謀行大事
 及饗諸將皆侍利政佩利刃將刺家康為其兄利長所止○其
 夜家康復宿高虎第諸奉行會于小西行長宅獨淺野長政辭
 以內府館伴三成議曰內府專橫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
 可不速除之今內府亞相復合矣我輩將無噍類為之何如行
 長因建襲擊之策前田玄以素歸心於家康因沮之曰嗣君未
 長今私動兵背天下約縱使得志豈能晏然哉且諸宿將皆護

淺野黑田二人圍碁不顧三成

內府不可輒得志增田長盛亦然之使人謀之還報曰中嶋列炬如星乃止十二日家康北還榊原康政為前驅井伊直政為後拒遂歸伏水第○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家康促徒向嶋向嶋伏水故城址也乃修築之以二十六日徙居焉諸奉行知事泄皆著僧服要謁于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初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來就議軍事兩人方圍碁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来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為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銜之○池田輝政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福嶋正則淺野幸長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罪狀三成請誅之家康不許乃如大阪請

請誅之家康不許

三成女裝自歸家康

於利家亦不許七將快快乃自治兵欲擊殺之未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汹汹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卒雄而臨其屬續之時其所言各異太閤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鬼東照公曰治天下之道在於慈而前田亞相臨死懇懇屬意於嗣君其片言隻詞盡出於忠厚仁愛憂國恤民之至衷油然不可掩如斯子與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况三公皆曠世英雄宜乎其臨終出言之善也衆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四大老之下於是七將胥議曰大納言既沒三成必出欲要擊之或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嶋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三成於是間行入浮田氏第以五家兵自衛佐竹義宣在伏水聞三成急馳見之曰衆怒不可犯能制之者獨德川翁治部盍如伏水自歸焉衆議從之三成女裝至伏水自入乞命家康許之七將追至復申前請夜治兵各第居

主公思之思則得焉

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

人大駭○家康患之寢而不寐本多正信入謁效曰何亟就寢也家康自中呼曰誰居來者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家康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趨而出○且日家康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遂使三成權解職就封以安衆心三成從之然內陰謀異圖十一日三成就其邑澤山七將欲要擊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埃明歲東西舉兵以討德川氏或曰內大臣於此是乎從七

子之請則三成机上月耳何起也日關原大役之為谷寬得曰不然仁人之誅人不得己也而今而後三成服內府之德知已之不當敵而翻然改圖使黨與皆喻其意乎不戮一人而天下平且此時豐公之墳未乾石賊藉孺子以爲口實而其黨亦多如從七將之請恐動天下之兵是內府之所○夏四月太閤廟以爲內府而容喙於其間亦可笑之甚也

成 詔賜號豐國○自秀賴徙大阪伏水城無主五月家康徙

三成造蜚語構利長

治伏水從諸將之請也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秋七月命諸奉行令征韓諸將皆罷就國前田氏以喪上杉氏以受封日淺法制未定佐竹氏以封內盜起皆之國共期以來春會同○八月家康入朝京師○九月七日家康赴大阪家康久不見秀賴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家康慮有變輒辭以疾強藩皆去乃行三成在澤山聞之遙與增田長盛長東正家謀造蜚語構利長長盛正家夜乃就館見家康曰前田氏與淺野氏通謀曰內府入城則彈正伴與之博因拉其手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耦刺之公其備之家康驚與諸臣議本多正信曰宜稱疾不入而徵兵伏見以歸并伊直政本多忠勝駁之曰不入則曲在於我不如戒而入家康兩用之乃徵兵兵來者三千八百九

厨下大紙燈東國所無

日率而入城直政等十餘人擁衛外堂衛士呵不納直政厲聲
 曰寡君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家康入見秀賴母子直
 政忠勝等隔障而坐長政聞有讒言稱疾不出○家康出至中
 厨託言曰厨下大紙燈東國所無當使從者觀酒井忠利出招
 從兵護衛歸館○家康欲留大坂防讒間長盛正家請以西城
 奉之秀賴嫡母北廳時來寓西城於是去歸京師家康代入焉
 使秀康留守伏水冬十月與正信義放治長雄久長政不自安
 請致封依其子幸長家康許之而還予其封家康遂下令擊前
 田氏細川忠興聞而來見為利長白寃因馳書加賀使其老橫
 山長知來謝家康命以利長母芳春氏為質實諸江戶利長涕
 泣聽命川菊池純曰餌母以禁奇利者為明智秀實母以結德
 者為豐太閤而今又得前田利長蓋光秀餌母則

因欲立奇功也太閤實母則欲屈德川氏以直混中海上也利長
 以母為質則勢急力逼出無已之餘三氏之所行雖其跡各異
 均不免不義不孝之名後之為人子者亦可以為炯戒也 ○關東喧傳上杉氏有異圖石田
 三成亦招四方有名之士嶋勝猛蒲生鄉舍等嘗仕甲斐山縣
 氏稱為知兵三成延為謀主時糧仗繕守備家康使人詰之答
 曰澤山當衢路其荒廢不可不修也○是歲家康益越中守忠
 興封以杵築前豐帶刀吉晴以府中前越各五萬石又造小方金折
 小銀一為四以行世

五車樓

國史略二編卷之二終



